



第三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仁化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

仁化文史資料

3171103

仁化文史资料

第三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广东省仁化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五月

目 录

农运洪流势不可挡

- 年余时间县长五易其人……………邓锐祥（1）
黄涛在仁化二、三事……………黄康、卢镜云（6）
抗战时期河富人民抗击日寇情况……………郑维锋整理（9）
解放前仁化中西医的情况……………徐德宏（12）
解放前的仁化饮食业……………郑维峰（15）
仁阳诗人与韶阳诗社……………卢镜云（17）
抗日时期的仁化民众教育馆……………卢镜云（20）
破监记……………卢镜云（22）
民国时期历任仁化县长一览表……………（25）
李汉魂重修丹霞山记碑文……………（29）
古秦城……………张杵棠（31）
城口温泉……………张杵棠（33）
华林寺塔、文峰塔……………（35）
仁化县史概述及仁化古城考小议……………张杵棠（36）

农运洪流势不可挡

年余时间县长五易其人

邓锐祥

一九二六年四月至一九二八年二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滚滚向前的农民运动革命洪流，异常迅猛，势不可挡，卷走了几任仁化县长。广东省府反动当局，大为震惊，认为：

“这样的事态，非同小可，区区的一个仁化县，竟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真是料想不到”。为了维持他们的反动统治，对仁化县长人选，不得不相应五易其人，但结果仍无济于事，枉费心机，大失所望。各任县长慑于农运威力，还是慌忙逃命，一副狼狈相：

一、王永煌夺路而逃

一九二六年四月中旬，仁化县的农民运动开始进入第二个高潮，董塘区农会正在筹备成立，威胁着豪绅、地主和反动政权。县长王永煌惶惶不可终日，但仍想垂死挣扎，亲自率领警察、民团武装百余，气势凶凶从县城赶到董塘，声言要找农民领袖蔡卓文“交涉”，妄图压制区农会成立。但

是，情势与他的想法完全相反，脚跟还未站稳，即被发动起来的各乡农会会员四面包围，王永煌见势不妙，夺南田小路狼狈逃回县城。

王永煌回县城后，惊魂甫定，自我安慰：“庆幸未被农夫抓住，否则一命呜呼！”但又想到今后县政如何实施，更是一筹莫展，尤其性命安全，真是难保呀！暗自筹谋，还是请求离职为妙。

二、刘汲之抱头鼠窜

同年十一月初旬，董塘区农会的会址，已迁移到江头村惠、嘉、潮会馆。为了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并借此机会进一步宣传农民运动，区农会决定在江头村举办打蘸活动。豪绅地主黄月芝、庄镜堂等人，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有意破坏农民运动，在蘸会挑起宗派纠纷，强迫区农会迁址，烧毁农会会旗。黄月芝当即被农会斗争后逃往韶关。

县长刘汲之闻讯，惊慌失措，惟恐事态蔓延，波及县太爷的宝座，于是亲自出马，匆匆带了几个随员和十几个武装警察。“驾临”江头村进行“调解”，但是，县长还未及说话，便被农民团团围住，吓得心惊胆战，为了活命，带领随员、警察，抱头鼠窜回城。

刘汲之回到县府，气急败坏，即向省府发出“真日”（十一日）代电：略谓江头村办蘸事，县府“调解”无效，要求省府派员来处理云云。经过几翻周折，上面派来的却是中央（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特派员林子光、宋华和曲江县农会常务委员欧日章，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当时国共合作中央农民部为共产党所控制）。刘汲之更是吓慌了手脚，连忙会同南、韶、连警备司令驻仁化谋查员周忠汉，仁

化县党部（国民党）常务委员李鹤龄和仁化县第五区（董塘）警察署长李冠俦等官员，共商对策。邀请我农会特派员及董塘区农会领导人，于当月十六日，在董塘警察署就江头村办蘸事件举行谈判。

由于我方坚持斗争原则，迫使刘汲之派人把逃亡韶关的黄月芝抓回来，交农会处理。黄月芝回到董塘，如丧家之犬，被农会斗争，罚款白银一千元，重新赔制区农会会旗一面，公开认罪，燃放炮竹，以示道歉。至此，刘汲之自叹无能为力，更考虑自己的安全，于是，县长一职，只好请辞告退，走为上着。

三、陈仲章惶惶逃命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仁化县也成立了“清党委员会”，由曾任仁化县长的大土豪谢梅生当主任，他与县长陈仲章勾结一起，疯狂搜捕屠杀我农会、农军干部和革命群众，关押了三百多人于县城监狱。风云突变，农运被迫暂时转入低潮。

当时我北上支持武汉革命政府的曲江、乐昌、仁化农军，因“马日事变”途中受阻，复闻仁化战友牢狱之苦，于是，部份折回汝城集中，并与蔡卓文等同志取得联系。为了营救同伴，重振农运声威，决定攻打仁化县城，农军队伍由叶凤新、梁展如、蔡卓文和邓祝三等同志率领，于六月二十三日晨，一举攻下县城，破监救出了被关押的三百多人，一把火焚烧了县衙门。

反动派错误估计形势，以为经过“四·一二”大搜捕、大屠杀之后，仁化农运已转入低潮，从此便可高枕无忧，因而守城军警对这次农军突袭县城，毫无准备，不战而退。县

长陈仲章在极为慌乱中，只能带着身边的几个随员惊惶逃命，县府的关房（大印）也丢落在石坳背（地名）的路上，状极狼狈。

农军攻打县城后，陈仲章仍如惊弓之鸟，寝食不安，为了自己一家的安全，结果与仁化不告而别了。

四、黄济明逃亡广州

继陈仲章任仁化县长的黄济明，抵达仁化后，了解到农民暴动，势不可挡。接着一九二八年一月初旬，又遇朱德部队攻破县城，标志着仁化县的农民运动第三个高潮已经到来，国民党的仁化政权更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黄济明惊慌万状，抱怨无法收拾残局，为了保命，决定回避锋芒，借故逃往广州，不敢回县主持政务。这样，仁化县便处于无政府状态。

仁化县城正陷于一片混乱的时候，长江、周田的土匪头目周文山、何月秋，却争权夺利，想当县长。反动势力内部矛盾重重，更有利于农运发展。与此同时，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阮啸仙，奉命来到仁化县薰塘，开创武装割据，计划把仁化搞成第二个“海陆丰”。在迅速建党、建政、建军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发表了《仁化县革命委员会政纲》和《暴动宣言》，举行仁化暴动，攻打县城，火燒南门公所，农运斗争，更是如火如荼，震撼了粤北大地。

国民党广东省府，已悉黄济明龟缩广州，仁化县长之职，早告空缺，而情势又非常危急，于是速派“得力”人员，出任仁化县长。

五、鄧重魁勉为其难

一九二八年二月中旬，鄧重魁勉为其难，走马上任仁化县长。此人甚为反动，就职伊始，便纠集豪绅地主、土匪武装千余，兵分四路，向我区、乡农会进行疯狂反扑，妄图一举消灭农民运动。反动武装的进攻，当即遭到我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八独立团（仁化农军改编后的番号）迎头痛击，大败而逃。敌人的疯狂反扑，很快便被我彻底粉碎，给这个新任县长当头一棒，鄧重魁叫苦连天。

年余时间，仁化县长五易其人，平均四个多月便更换一位县长，这是异乎寻常的现象，是反动政权摇摇欲坠，末日将要来临的具体表现，更是工农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斗争，赢得胜利，看到了翻身解放的曙光！



黃濤在仁化二、三事

黃康 卢镜云

(一)

黃濤是广东省蕉岭县人士，前国民党六十二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驻防粤北。由于日寇在一九三七年冬，于广东大亚湾登陆，随即侵犯惠州、广州。在惠州、广州陷落敌手前夕，黃濤将六十二军设在汕头的后方办事处，迁至英德青塘及韶关黃田坝。惠州、广州沦陷后，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迁驻韶关。一九三八年冬，广东被日寇侵占的地区越来越多，黃濤再将其军部疏散，派上校付官李淇章来仁化筹建六十二军后方办事处，陆续将英德青塘、韶关黃田坝后方办事处的人员及军用物资，先疏散至仁化大渡岭村，随军家属住民房，军用物资堆放在张氏祠堂内，由一位饶付官管理。一九三九年间，黃濤到仁化，这样，六十二军军长办公室亦随之迁来，设在卜庆堂的菜园内。天字岗一带，建成一批竹织批壁的简易住宅，名曰：“六二新村”。安置原先暂住在大渡岭村的随军家眷及后来陆续疏散到仁化的军部人员。

(二)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二年间，黄涛为了解决随军家眷子弟及当地一些适龄儿童就读问题，在金盆岭一带建筑简易校舍，开办一所“士英小学校”。同时还筹办一间“六二棉纺织厂”，准备安排随军家眷及当地群众就业。厂址设在县城东门河畔龙母庙。当时购置了一批竹制的纺纱机、木制的织布机。又在董塘区岩头村背，办了一个军垦农场，开辟一条长约数公里的简便公路，由黎仁公路通进去。该场除种水稻外，主要垦荒种植经济作物。后来由于经费来源断缺，战局动荡不安，物价飞涨，士英小学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停办，六二棉纺厂未正式投产而中途夭折，六二军垦农场亦随之倒闭。

(三)

一九四二年——一九四四年间，日寇侵华战火即将祸及粤北，黄涛派中校付官黄鼎生、林永堂陆续将六十二军设在英德青塘之军械库全部迁来仁化。一九四二年间，黄鼎生、林永堂经黄涛同意，选择城口药普村为库址，设立六十二军军械库，将原先堆放在大渡岭村的军械及后来运到仁化的全部军械堆放在城口药普军械库。该库内分六十二军部军械库及军长办公室军械库，林永堂为军部军械库主任，黄鼎生为军长办公室军械库主任，并驻有一连兵力保护。一九四四年冬，日寇铁蹄行将踏至韶关之际，黄涛命令其部属将一大批枪枝弹药，无偿支援群众组织自卫队，抗日保家乡。一九四五年七月，董塘区河富乡人民消灭一排入侵河富乡的日军，所使用的作战武器，就是黄涛无偿支援的。

(四)

一九四五年——一九五〇年间，一九四五年九月，日寇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六十二军后方办事处在仁化所设的一切机构，随着驻在韶关的第七战区司令部——余汉谋所部的撤离而撤离仁化。黄涛率部去台湾省接受日寇的投降。一九四六年冬，黄涛被蒋介石解除军长职务闲居仁化经商。他将原六十二军军长办公室所在地——卜庆堂的墓园改建为“南园”，同时在园内建一别墅——“南苑”栖身。在这期间，黄涛身边还留用一个付官及十多个卫士，他经常带领一班人去扶溪、长江、城口一带山区打猎，同时在县城河畔街开设“南记”商号，经营粮食、土产、鲜货。黄涛在仁化期间，曾三次拒绝余汉谋电请他去打内战。一九四九年九月仁化解放，黄涛仍居住在南园，到一九五〇年间出任广东省政协委员时才离开仁化迁居广州。

抗日战争时期 河富人民抗击日寇情况

郑维锋 整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日寇独立步兵第八旅团盘踞在韶关，并派出一个中队的兵力窃踞富国煤矿（现曲仁煤矿）的茶山，花坪等地，经常到我县的大富、大井、荷塘一带村庄抢劫，到处抓人、抓鸡、拉牛、抬猪，放火烧屋，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

“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仁化人民在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方针的号召下，于一九四四年冬组织了近千人的群众性抗日自卫队。当时，河富编为第六中队，由邓约山任中队长，卢观养、亚苏任中队付。指挥部设在大井村的庙里。

第六中队又分三个小分队。大井村为一分队，朱振年、刘三任队长；大富村为二分队，朱光进、卢公源任队长；荷塘村为三分队，邓堂元、韩亚苟任队长。

抗日自卫队的武器、弹药由前国民党62军军长黄涛无偿支援，（黄有抗日的愿望，隐居仁化，解放后为省政协委员）。那时仁化沦陷后，由国民党的乐、仁、乳守备司令林

廷华的部队维持地方上的治安。派出一个守备连的兵力驻守在河富。

一九四五年农历七月初三早晨，我抗日自卫队的巡逻队员，发现一列载有十几个日寇和一批军用物资的小火车朝富国煤矿（现曲仁煤矿）方向开来。巡逻队马上打出信号，通知早已埋伏在虎神地（地名）草丛中的自卫队作好战斗准备，因此，小火车一到虎神地，就遭到我自卫队的猛烈袭击，车上的日军处于劣势，无力反击，只好将火车往回开走。日军回茶山后，不甘心失败，在当天上午十一时左右，出动一个排的兵力，对河富、白连一带村庄进行扫荡，可是日军还没进入河富地区，在黄塘口（地名）的地方，就被我正在放哨的自卫队员朱来贵发现，并向日军开枪阻击，而日军一排人的兵力也向来贵开枪打来，由于寡不敌众，他勇敢机智地找了草丛地方隐蔽起来，战斗了三天三夜没有回家。

这时，驻守在大井村的国民党一连，听有枪声传来，在陆排长的指挥下，出动十几个士兵去阻击，由于这些兵平时不搞军事训练，地形不熟，贪生怕死，还没投入战斗就被日军包围了。这时，我正在田间劳动的自卫队员，拿起武器迅速地奔赴战场，投入了战斗。

自卫队在这次战斗中兵分三路：一路从大富村背出发，由朱振年、刘三带领；另一路从狐狸冲出发，由朱光进带领；还有一路由老大湾出发，由邓堂元、韩亚苟带领。由于自卫队地形熟悉，战斗力强，不到一个小时就把日军包围在黄塘口山坳中。日军见情况不妙，便集中火力向我抗日自卫队开枪还击。因我方居高临下，控制了有利地形，用猛烈的火力打得日军不敢抬头，龟缩一角，后来日军退缩到车底夫（地名）的死水潭隐蔽，企图伺机还击。但自卫队对日寇紧

追不放，就在这个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死水潭里，自卫队投下了一百多颗手榴弹，把日军消灭在死水潭里。打扫战场时，在水潭中捞起日军的尸体十五具。

敌人不甘心失败，于当晚八时多，日军又纠集四、五百人，带着数挺机枪和一门六〇炮卷土重来。这次日军进犯，因有上次的失败教训，不敢短兵相接，只是在远距离用机枪和六〇迫击炮对我阵地轰击，自卫队英勇作战，多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那时，河富抗日自卫队同曲江县黄竹水、龙归、犁市、周田等地抗日队伍有联系，战斗一开始自卫队就派出五人去同他们联系，要求他们支援，由于联系不上，回来时已是凌晨四点了，战斗还继续进行，他们五人机智灵活，在敌人后方开枪射击，由于天黑看不见人，日军以为抗日队伍又把他们包围了，吓得胆战心惊，丢下部份枪支、弹药和一批物资狼狈撤退。

为了消灭敌人，第二天早上，抗日自卫队又组织了几百人，对日军乘胜追击，一直追到韶关市黄岗山头附近。这两次战斗共进行了一天一夜，击毙日军二十五人，俘虏三人，缴获机枪一挺、步枪二十多支，炮筒一个，取得了胜利。通过这场战斗，更加鼓舞了全县人民抗战必胜的斗志，战后岩头、董塘、石塘人民纷纷前来声援。

（根据朱光进、朱光敏、邓堂元、
钟贞峰口述整理）

解放前仁化中西医的情况

徐德宏

仁化地处粤北山区，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旧社会统治时期，仁化划属三等县，交通不便，人民均以农业为主，生活比较贫苦，卫生医疗事业极为落后，人员缺乏，设备简陋，人民身体健康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解放前，我县一直流行着不同程度的传染病，如天花、麻疹、疟疾、痢疾、伤寒、白喉等都较为多见。慢性的麻风病散在性存在，长期以来得不到防治，麻风病人反被歧视及残酷虐待。特别是血吸虫病在我县董塘、丹霞部分地方流行，造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悲惨情景。

解放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人民的疾苦和健康得到了重视，大力开展了防病治病，发展卫生医疗事业，消灭了天花和疟疾及控制了其他疾病的流行，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

解放前我县中医从业人数不多，且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县城墟镇，多是私人开业。县城开业的有关逸庭、罗惠森、严

守静，他们三人是名望较高、群众威信也较好的。其次还有关晴甫、下付李尧封中医开业。附城开药材店的，中医有孙贻谷开的永生堂，刘礼清开的人和堂，刘鑫新开的永安堂。另还有大生堂专门对外配方，解放后关逸庭参加了县人民医院工作，罗惠森参加血防站工作。

长江中医开业的有刘作桃、孔日初、温政岐三人，其中比较有名望的是刘作桃，解放后参加了县人民医院工作。药店有福生堂、安和堂、大生堂、岐生堂。

扶溪中医人数最少，解放前夕仅有梁礼奉开设药店一间。城口有郭树红、邹万民开的回春堂及福昌药店。

董塘的中医有刘灼鑫、肖应生、黄端荣、黄沛棠，他们四人各有药材店。解放后刘灼鑫参加血防站，肖应生参加卫生院工作。石塘有中医李泽南。

解放前仁化的西医情况：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时期以前，仁化还没有西医开业，旧政府也没有建立卫生机构。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广州沦陷以后，前省府由广州迁到韶关，仁化才建立一所卫生院，设在西门街外的关帝庙内，院长张曼根，人员包括勤杂不到十人，设备简陋。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间又先后成立董塘、扶溪、长江三间卫生所，各有医生一人，董塘是李秀根，扶溪是李慧，我在长江。一九四二年五月间，省又在仁化成立“广东省妇婴乡村实验室”，人员四人，主任是胡淑媛，主要业务是接生和妇婴工作。一九四四年秋，仁化卫生院院长张曼根辞职，由李淑我接替院长。一九四五年一月，日寇大举进攻粤汉线，韶关、仁化相继沦陷，数天后，仁化光复，国民党“乐、仁、乳守备司令部”进驻了仁化县城，司令是林廷华。这时候的仁化卫生院被赶至准提阁一间破庙里，原卫生院院址给“乐、仁、

乳守备司令部”占住。就在这时候，前仁化县政府借经费来源困难大量裁减人员，卫生院也被裁减了两人。一九四五年九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长江、董塘、扶溪三间卫生所又被撤销，只留县卫生院4至5人。

西医私人开业的附城有吴道培的济仁医所、苏旭东的仁安医社、李秀根医所（兼卫生院医生）、钱圣安医所。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除李秀根病故外其余吴、苏、钱三人均停业离开仁化。一九四六年六月我在县城开仁德医社（兼仁化卫生院医生），李漱我开世安医所，解放后两人均参加工作。抗战时长江开业的西医有田伯伦，抗战胜利后也停业回家。董塘有赖发威一人开业，解放后参加凡口硫磺厂工作。扶溪西医开业的李慧（已故），解放后也在扶溪卫生院参加工作。

解放三十多年来，我县的医疗卫生事业蒸蒸日上，人民身体健康、安居乐业，这是前所未有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将会取得更大的成效。